

上海市政志館期刊抽印本

上海藝術團體

胡懷琛

上海市政志館出版

1935

目 錄

總述·····	一
明代上海的詩文社·····	三
幾復兩社中的上海人·····	四
清代上海的詩文社·····	七
強學會以後的重要學藝團體概況·····	一〇
旅滬外人所辦或中外人合辦的學藝團體·····	一〇〇
其他學藝團體一覽表·····	一〇九

上海的學藝團體

(一) 總述

學藝團體與學藝的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吾國人的性情，雖不甚注意於團結，然學藝團體亦往往而有。積極的敦品勵節，互相切磋；消極的賦詩飲酒，藉以消遣；莫不以講學談藝而相團聚。

古代交通不便，徵集不及現代容易；生活簡單，社址等設備不及現代完美；且古人性情散漫，社章等組織也不及現代精密；雖然精神上的團結力或不下於現代，而形式上的表現則比現代差得遠。所以若言數量，則現代數量之多，實非古代所能企及。於是學藝團體在較古的時代不爲人所注意，而在現代就不得不使人注意了。

上海市內學藝團體的數目，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前尙寥寥無幾，而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後便很是發達。四方人材集中於一地，聲氣應求，自相團結，人數既多，則團體亦多，這當然是一個原因。而各種學藝都比較的發達，學藝的各方面都向前發展，則團體的範圍大，故數目亦多，這也是一個原因。再則西人研究學問，喜結團體，中國學藝界此時已受其影響，爭相仿效，這又是一個原因。加以交通便利而徵集易，設備完善而觀瞻美，組織精密而根本固。凡此種種，匯合在一起，故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來，學藝團體的質與量都有突飛的進步。

本志於學藝編內闢有一「學藝團體」一門；茲先將編輯大意簡單的說明如下。

(一) 所探登的團體，以研究學藝爲主，無論研究何種學問，何種藝術，一律探登。或雖非研究性質，而宗旨純正的，亦一并探登。

(二) 現今存在的各種團體，以見聞所及，按照地址，郵寄調查表一份，請其自行填復，可比採訪更爲確實。郵寄調查表所根據的地址，大部份以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年市教育局業務報告內所載的地址爲準。其最近成立的，則以日報的廣告或新聞所載的地址爲準。此外也有由自己實地調查來的。

(三) 調查表已寄出去，因地址遷移而退回的，或雖寄到而該團體並未填復的，也很多很多。對於此種團體的情形，仍用他法盡力採訪一下。採訪到的，則據以登入。採訪不到的亦仍將團體名稱及其他事項酌量登入。

(四) 現今不存在的團體，很不容易調查，雖仍多方訪問，盡力徵求，然能力，時間，均屬有限，故探登的比較的不多，這是無可如何的辦法。

(五) 某團體歷史久長，或關係重大，則情形當然要複雜一點，記載得也要詳細一點，故於此種團體以每個爲單位，各撰一個概況。比較情形簡單的，或情形不明的，則作一表以便一覽，而省讀者的目力。(時代較遠，詳情無可考的團體，則彙在一起，總標一目，放在前面，如明代的詩

文社，清代的詩文社等條便是。

(六)有總部不在上海市境內，但在上海有分部的，亦一律採登。

(七)遺漏的地方，請各團體關係人或一般讀者隨時指教，以便將材料保存，備他日修補之用。

(二)明代上海的詩文社

上海的學藝團體，在明以前無可考。明以來，在舊志中雖然也略見一二，但並未特闢一欄加以敘述，只附見於人物傳中，所敘述的也十分簡單，往往只說某人結一文社，連社的名稱也沒有。今把舊志所曾說到的及其他書籍中所曾記載的彙錄於此，以見當時文人團結的情形的一斑。

(1)明初俞永所結詩社

光緒青浦縣志雜記云：『俞祠部永與袁海叟、陶九成、陳達夫、陳主客伯仲結詩社。其山居詩有「池草生新句，禽言得異名，」倚松招鶴舞，冒雨問花安，」花底課書嚴隊伍，山中吹簫奏笙竽，」達夫嘗稱之曰：「俞子穎秀，咄咄逼人。……」按，青浦在明初仍屬上海，故今收此條。

(2)陸深所結詩社

同治上海縣志張拙傳云：『張拙，字汝吉，能詩，陸文裕深（按，陸深見學藝概要）引爲社友。嘗和白槿詩，時推擅場。』同書馮淮傳云：『馮淮，字會東，一字雪竹，初居崑山安亭鎮，好吟詠，往來松江，陸文裕深見其詩，請爲社會。』按，縣志既云「引爲社友」，又云「請爲社會」，是當時陸深曾創立一個詩

社，但社名並沒有說出。

(3) 楊學禮所結詩社

同治上海縣志楊學禮傳云：『楊學禮，字伯立，與陸深齊名，與曹宏濟、滕奎第結詩社，日相唱和，』傳後附錄春興詩及寄陸深秋興詩各一首，可見見當時詩社集會，即以秋興、春興等命題作詩。

南吳舊話錄云：『楊伯立、陸文裕齊名，中以病廢，初與曹弘濟、滕奎結詩社，時相唱和。後有欲附入者，伯立輒婉辭却之，人問故，曰：『病廢無用，聊以自遣，人多，則好尚不一，少加雌黃，便分開戶，吾固不欲耳。』……』

(4) 拂水山房社(?)

南吳舊話錄云：『范更生，美姿容，風流自命，與常熟許士柔、孫朝肅、華亭馮明玠、崑山王煥如五人爲拂水山房社，而蹴跋文壇，必推更生爲最。』按，更生名文若，上海人，明萬曆時進士，官南兵部主事。又按，拂水巖既不在上海，此社社址似不應在上海，但文若爲社中主要人物，故姑列於此。

(二) 幾復兩社中的上海人

幾復兩社爲明末東南著名的兩大團體。他們的重心地點雖不在上海，但和上海的學藝界也有密切的關係，故今述此節。考兩社同成立於一六二九年。明崇禎二年幾社爲華亭陳子龍、夏允彝等六人所發起。復社爲太倉張溥等所發起，後幾社歸併復社，同時歸併的還有江北的匡社，中洲的端社，萊陽的

邑社，浙東的超社，浙西的莊社，黃州的質社，江南的應社等。（據復社紀略）一六三三年明崇禎六年大會

於虎邱，到會的人數很多，據復社紀略云：「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這雖不無誇大之詞，但亦決不會少於一千。這是復社的極盛時代。以後因人數過多，流品濫雜，名譽日減，反對者甚多。而不久明祚亦亡。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之間，即公曆一六四五到一六四七年，清順治二年至四年社中舊人或殉難，或棲隱，或逃於禪，據社事始末所載有八十七人之多，（又有附見四人）其他或改名而應試，或碌碌無所能為，社事便無形解散。後雖有陸慶曾等號召舊人，希圖再起，然因時代關係，終不能復振。以上是幾復兩社的大概情形。

上海與華亭同屬松江，與太倉相去不遠，故當時上海人曾題名於幾復兩社的自必不少，但載籍散失，無從詳考。今但就復社紀略及上海縣志所曾載明的各人，分叙如下：

（一）馬元調

同治志云：「馬元調，字選甫，學行兼優，有聲庠序。僑居嘉定，與黃淳耀、唐全昌諸人友善。福王時，倡義捍衛，同誓死守，城陷，皆死之。」按，同治志未言元調為幾復兩社中人，今查復社紀略有馬元調名。

（二）朱在鎬

同治志云：「朱在鎬，字周望，自號拜石老人。明崇禎十五年舉人，國朝任廣西推官，有賢聲。曾以三千金贈貧友歸田。後宦橐蕭然，日與曹垂燦、張錫懌輩酬唱，有句云：「蹈道固所安，能貧又奚慕！」可以

想見其人。』按，同治志未言在鎬爲幾復兩社中人；今查復社紀略有朱在鎬名。

(3) 陳 曼

同治志云：『陳曼，字長倩，川沙人。諸生。有聲幾社。性高潔，有倪高士風。甲申後，林間寂處，以畫爲事。畫宗二米，饗殮寄焉。莫秉清爲之傳。』

(4) 王光承

同治志云：『王光承，字玠石。諸生。本居華亭之高橋。力學好古，博綜羣書。與弟烈字名世，及徐孚遠爲求社會評選會議，與幾社並著。福王時，以貢入太學，上江南時務五策，不用。隨父之新昌，魯王監國，徵書屢下，力辭。浙東潰，父子徒跣萬山中。會天下大定，偕弟隱居新場，力耕養父，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卒年七十二，有鎌山堂集。』按，王光承本居華亭高橋，後隱居於上海新場，故上海縣志有傳。徐孚遠本爲幾社發起六人之一，今光烈又與孚遠創求社，是求社爲幾社之別派。華亭縣志亦云：『辛巳壬午間，王光承復爲求社，駸駸與幾社並立。』但光承先曾題名於幾社與否，則不可考。

(5) 唐醇 唐鉉 唐鎔

同治縣志云：『唐醇，字服西，閔行諸生。究心理學，有聲幾社。著有馬蹟堂稿。後改名景真，不復應試，幅巾布袍，屏居一室。兄釔，字本非。諸生。好靜，矜名節，居玉笙樓，閉戶二十年。工寫花鳥，墨瀋牡丹。同時有唐鉉，字玉汝，鎔，字歐冶。兄弟並有聲幾社，以布衣終。』

(6) 喬世埴

同治志云：『喬世埴，字子方，號遺民。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古文詞，尤精八法。爲幾復二社耆宿。順治十五年，以歲貢廷對，未官卒。』

(7) 顧用楫

同治志云：『顧用楫，字蔚若。十六保人。前明諸生。博聞強識，有聲幾社。著有還素堂集。』

(8) 潘桓 朱存標 潘釗奇 范鑒弧 潘堯納 王元玄

以上六人並見復社紀略。按，復社紀略取文章被選於『國表集』的人，按照郡縣登載其姓名。上海共有八人。除馬元調、朱在鎬已詳見於上文而外，其餘六人卽爲潘桓、朱存標等。又按，自馬元調至王元玄共十五人。

(四) 清代上海的詩文社

清代在光緒末年以前，所有的詩文社的情形，也不過是出題作詩文。今根據縣志間及其他書籍彙錄如下：

(1) 翠微吟社(?)

上海縣續志名蹟，『侶鷗池』條云：『明王圻退官著書處。上架長虹橋。北有土阜，曰小鄧尉，其上有翠微吟社。國初名士沈白隱此。』按，侶鷗池爲王圻著書處，所云翠微吟社，爲王圻所結，或沈白所結，原

文義不明，今姑錄於此，以待再考。

(2) 江臯吟社

同治上海縣志藝文『集部』有江臯吟社集，清初范逸撰。註云：『逸沈博嗜學，能詩，能醫。』既云江臯吟社集，當時必有江臯吟社。

(3) 殷輅所結詩社

上海縣續志，人物補遺，徐殷輅傳（附徐元美傳後）云：『殷輅字堅乘，號春江。監生，鄉闈膺薦未售。與諸名流結詩社。』按，殷輅，清康熙時人。

(4) 曹錫辰所結詩社

同治上海縣志，曹錫辰傳云：『曹錫辰字北居，自號畏壘山人。性通脫，喜交游。暇日集同人結詩文社，間與妻葉相唱酬。』按，錫辰，清乾隆時人。

(5) 應文烈所結詩社

上海縣續志應文烈傳云：『應文烈，字銘勛，一字少璩。北橋人。晚與陳亦保、黃紫垣、張彬、朱采以明心寺綠玉山房爲詩酒雅集，時稱北橋五老。』按，應文烈約是清道光、咸豐時人。

(6) 春柳吟社

清咸豐同時，毛祥麟曾與友人結春柳吟社。祥麟有題春柳吟社詞，寄調蝴蝶兒云：『惠風柔，鳥聲幽，

煙凝細柳綠陰浮。新詩幾許留？社集晴和候，名流共唱酬。掛帆我欲到蘇州。遲遲春暮不？此詞見對山書屋墨餘錄。

(7) 楊柳樓臺吟社

上海縣續志游寓，袁祖志傳云：「袁祖志，字翔甫，錢塘太史枚之孫也。咸豐十年，署邑丞。解組後，遂寓滬。晚年結廬爲吟社，顏曰楊柳樓台，與諸名士郵筒唱和。」

(8) 萍花社

萍花社爲一八五一到一八七四年間清咸同時錢塘吳宗麟（冠雲）在上海所舉辦。初爲萍花詩社，後續辦書畫會，仍用萍花舊名，稱爲萍花社書畫會。有錢吉生、王秋言、包子梁所合作的萍花社雅集圖，及吳氏自作記事見海上墨林。今附錄雅集圖記如下：

萍花社雅集圖記

咸豐庚辛間，余既舉萍花詩社，消寒於上海縣學署問字亭。同治壬戌，復就城西牧龍道院之自在樓船，集江浙諸名士，「結夏」於中，仍名曰萍花，從其同也。起「短至」迄「重九」，凡六集，集二十四人。去滬之日，詩集既付剞劂，畫社亦就道院西圃倩同社錢吉生、包子梁、王秋言三君共成斯圖，貌二十四人於上。其據冬青舒長卷者，東爲秀水周存伯，西爲長洲嚴起雲。依嚴坐次若有所評論者，則太倉倪夔侯也。次則茵褥並坐，爲陶錐庵、朱夢泉二公，皆嘉興人。居平至契，多所欣賞。又次，

則徘徊階下，乃吳江翁百城。與百城並肩，左手指畫講論者，卽子梁也。其間有平臺方丈，依几端坐執卷置膝者，吳江朱仁峯。其後據石仰視撚鬚者，爲無錫秦君誼亭。以余與誼丈同客京師，故貌余於隔座，憑几執筆作構思狀。几上設古瓶，插菊數枝，明迄於重九也。轉平坡而折西下，有短欄一道，欄外有倪小圃、劉竹澹並肩躑躅平臺之後，拾級而上，則吳縣錢雲巢、長洲吳清卿在焉。循石而前，秋言吉生與朱夢廬抵掌道故。最後跌坐石次者，則同里姚師岑芝。其依石作畫者，爲顧夢蘊，對夢蘊談笑之美髯公，則俞少甫也。俞顧二公齒最長，名亦最著，羣推爲社長焉。小農閔君則翹足延企，侍立執卷者，卽其長君魯孫也。末後正襟隅坐，若涉遐想者，爲費廉卿，駢足回視者，則嘉善陸靜濤也。是舉也，若工書，若工畫，若者專精，若者兼長，名世壽世，必另有以足副者。斯圖云者，不過誌一時鴻爪而已。異日展玩之餘，不啻如親諸君子謦欬。至於人琴之感，聚散之緣，卽今日已不勝感慨係之矣。同治三年嘉平，錢塘吳宗麟記。

(9) 蓬山不遠文社 步瀛社

上海縣續志雜記云：『同光時，進取之士集南園蓬山不遠（齋名）作文會，每集二三十人，外籍或參與焉。名宿汪人驥爲之月日。踵其後者爲步瀛社，約課郵寄平湖馬孝廉承昭評閱。邑中掇科第者，兩社中人什居八九。』按，這都是研究科舉文字的團體。

(五) 強學會

強學會爲一八九八年

清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政變以前努力於維新運動的一個團體。他的總部是在北京，

(今北平)爲文廷式等所發起。

會員有汪康年、黃遵憲、陳寶琛、陳三立等人，而清工部尚書孫家鼐、湖

廣總督張之洞皆暗中爲之援助。康有爲聞風北游，亦加入會中。於一八九五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

秋在北京後孫

公園設立會所。著書辦報，一時聲勢大振。其時上海有分會，會所在今特別區跑馬場西首王家沙一號。

發行強學報，每日出一小冊。不久爲守舊者所忌，一八九六年

清光緒二十二年

春，北京總會即被解散，文廷式革

職。上海分會亦同時解散。

張之洞強學會序

天下之變岌岌哉！夫挽世變在人才，成人才在學術，講學術在合羣。累合什百之羣不如累合千萬之羣，其成就尤速，轉移尤鉅也。今者海內多故，天子愍焉閔憂，特下明詔，搜求才識閎達，及九能之人，一藝之士，而應詔者寡，固搜訪之未逮歟？得無專門之學風氣未啓有以致之耶？故患貧而理財，而專精農工商礦之學者無人；患弱而練兵，而專精水陸軍及製造船砲之學者無人；乃至外國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關非細故也。頃士大夫創立強學會於京師，以講中國自強之學，風雨雜沓，朝士鱗萃，尙慮未能布衍於海內，於是江海散佚，山林耆舊，盍簪聚講，求如漢之汝南，唐之東都，宋之洛陽，爲士大夫所走集者，今爲上海，乃羣天下之圖書器物，羣天下之通人學士，相與講焉。嘗考泰西所以富強之由，皆由學會講求之力。傳稱「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記稱「敬業樂羣」，

「其以開風氣而成人才，以應聖天子側席之意，而濟中國之變，殆由此耶！其樂從諸君子遊乎！吾願觀其成焉。」

強學會章程

一、本會專爲中國自強而立。以中國之弱，由於學之不講，教之未修，故政法不舉。今考鑑萬國強盛弱衰之故，以求中國自強之學。總會立於上海，以接京師，次及於各直省。（此會總機關係在北京，今云總會立於上海，以接北京，文義不明。今按，彼時北京總會不便公布，故如此云云。）

一、今日學校頹廢，士無學術，祇課利祿之業，間考文史，不周世用。又士皆散處，聲氣不通，講習無自。既達敬業樂羣之義，又失會友輔仁之旨。西國每講一種學術，必有專會，會中無書不備，無器不儲，卽僻居散處，亦得購書閱報，以廣觀摩，故士有專業而才日以成，國資其用而勢日以盛。今設此會，聚天下之圖書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學校之規，及各家專門之法，以廣見聞而開風氣，上以廣先聖孔子之教，下以成國家有用之才。最要者四事，件列於下。其局章附焉。

一、譯印圖書。道莫患於塞，莫善於通。互市者通商以濟有無，互譯者通士以廣問學。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爲第一義。蓋以中國人而講西文，不過通酬酢語言，只能譯書札尺牘，其能讀朝章國律者已少，至各學專門之書，各具深微之理，卽其字義各有專門，不盡相通，彼方士人不入此門者亦不識其字，此固非游歷洋差人所能解，亦非同文方言譯生所能知。卽有一二專門之士，無以

發天下之學者，其爲益甚尠。欲今天下士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人人能解，成才自衆，然後可給國家之用。今西學堂知課語言文字，而寡及譯書，惟聖祖仁皇帝御纂數理精蘊，潤色西算，嘉惠士林，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提要，凡自明以來所譯西書，並許著錄，曾文正公開製造局以譯書爲根，得其本矣。今此會先辦譯書，首譯各國各報，以爲日報取資。次譯章程、條教、律例、條約、公法、日錄、招牌等書，然後及地圖暨各種學術之書。隨譯隨刊，並登日報，或分地，或分類，或編表，分之爲散報，合之爲宏編，以資講求而廣見聞。並設譯學堂，專任此事。

一、刊布報紙。陳文恭公勸士閱邸報以知時務，林文忠公常譯澳門月報以覘敵情。近來津滬各報，取便推俗，語涉繁蕪，官譯新聞紙，外間未易購求。今之刊報，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於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會中事務附焉。其邸鈔全分，各處各種中文報紙，各處新事，各人議論，並存鈔以廣學識。各局互相鈔寄。

一、開大書藏。乾隆時敕建文匯閣於揚州，建文宗閣於鎮江，例准士子就讀。經亂散失，遺書無多。此會擬宏區宇，廣集圖書。近年西政西學日新不已，實則中國聖經古子先發其端，卽歷代史書，百家著述，多有與之闇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漸湮。今之聚書，務使海內學者知中國自古有窮理之學，而講求實用之意，亦未遽遜，正不必驚望無極，更不宜畫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書樓，卽中國圖書亦藏庋至多，今合中國四庫圖書，購鈔一分，而搜其經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種

學術圖書皆旁搜購採，以廣考鏡而備研求。其各省書局之書皆存局代售。

一、開博物院。文字明其義，有不明者非圖譜不顯。圖譜明其體，有不能明者非器物不顯。詩稱關雎鳩，熟陸機之疏，通冲遠之說，學者窮日詳考其形色，而不知雎鳩也；置雎鳩於前，則立識矣。人之一體，讀素問，考明堂及全體新論，不知也；外國有人身全體，一見則立明矣。康熙年間欽定時憲書，采用西法，置南懷仁所造儀器於觀象臺，其立算與中土迥異，今步天測實，非登臺觀器不能明。又如輪船之大而且速，槍砲之堅而且利，製造機器之所出貨皆捷而且多，苟一寓目，便知守舊蹈常，斷不能與之角力而爭利。西國博物院，凡地球上天生之物，人造之器，備列於中，苟一物利用，必考而成之，不令棄擲，苟一器適用，必思則倣，旋且運化生新，而利便又遠過之。合衆人之心思以求實用，合萬國之器物以啓心思，烏得不富！烏得不強！今創設此院，凡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如新式鐵艦、輪車、水雷、火器及各種電學、化學、光學、重學、天學、地學、物學、醫學、諸圖器、各種礦質及動植物類，皆爲備購，博攬兼收，以爲益智集思之助。右四條具本會開辦，各有詳細章程，別行刊布。一、會中於義所應爲之事莫不竭力，視集款多寡，次第舉行者，又有數事。立學堂以教人才，創講堂以傳孔教，派游歷以查地輿、礦務、風俗，設養病院以收乞丐，教工藝。視何處籌款多者，卽在其地舉行。惟望我海內志士，合力爲之。

一、入會者將姓名爵里函知局中，卽送以章程，收捐款後，卽編號，會中遇事知照，展轉援引，愈推

愈廣，庶幾自保其類，不致令外國誚以散沙。

一、入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

一、中國非無專門績學之士，苦於不相聞問，無由觀摩；卽已有學問，無人能知，且平素無相交之雅，相遇生妒嫉之心。今此會使海內學士聲氣相通，以期增長，是入會之大益，既無隔礙，且合海內之士聯結講求，庶自強其基。

一、入會諸君原爲講求學問。聖門分科，聽性所近。今爲分別門類，皆以孔子經學爲本，自中國史學、歷代制度、各種詞章、各省政俗利弊、萬國史學、萬國公法、萬國律例、萬國政教理法、古今萬國語言文字、天文地輿、化重光、聲物理、性理、生物、地質、醫藥、金石、動植、氣力、治術、師範、測量、書畫、文字、減筆、農務、畜牧、商務、機器、製造、營建、輪船、鐵路、電線、電器、製造、礦學、水陸軍學，及一技一藝，皆聽人自認，與衆講習。如有新得之學，新得之理，告知本會，以便登報。將來設立學堂，亦分門教士，人才自盛。

一、入會諸君原爲學問起見，其有疑義，可函詢會中講求，當詢通人評答。其有經世文字，新論，新法，可寄稿本局，經通人評定，或鈔存備覽，或刊刻流通。倘發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獎賞，標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

一、外國學會咸樂布施，有捐至百萬者，故學者甚盛。各省善堂捐數亦多累千盈百。況此舉功德